

目 录

- 送女上朝农（二人转）（ 1 ）
- 访朝农（相声）（ 9 ）
- 教育革命结硕果（京东大鼓）（ 21 ）
- 女兽医夺刀（山东快书）（ 28 ）
- 老贫农上大学（相声）（ 37 ）
- 三上县城（山东快书）（ 50 ）
- 前进路上学朝农（表演唱）（ 58 ）
-

送女上朝农

(二人转)

辽宁大学中文系学朝农小分队
辽宁朝阳农学院创作学习班集体创作

邹玉杰 执笔

〔在欢乐乐曲声中老汉持招生简章上。〕

男 一轮红日出东山，
灿烂朝霞映蓝天，
毛主席教育路线结硕果，
把农大办到咱家门前。
贫下中农从心里乐，
东风再把喜讯传。

(白) 老支书刚才告诉我一件大喜事，说咱春燕要上朝阳农学院了！

乐队 大爷！春燕是谁呀？

男 (白) 春燕？我闺女。打中学毕业她就煞下心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几次推选她上大学，她都没去，这回听说朝农招生，社来社去，她立时就报了名。这不，招生简章下来了，这要叫我们那口子知道，管保她乐得觉都睡不好哇！

〔老汉高高兴兴地下，老大娘欢欢喜喜地上。〕

女 赵大娘我这里笑容满面，
心里高兴喜上眉间，
方才小铁柱向我来报信，
说春燕要把大学念，
大娘我六十多岁不识一个字，
（白）老伴他强点不多，
西瓜大的字不识一土篮。
他要是听见这件大喜事，
准保是翘着胡子乐呀，乐得没个完。
我得赶快把老头子找，
从根到梢跟他唠个全。

〔老头上。

男 （白）什么事，把你乐得颠颠的？

女 （白）什么事，把你笑得哈哈的？

男 （白）什么事，大喜事！

女 （白）什么大喜事儿？

男 （白）咱们春燕要上大学啦！

女 （旁白）哎呀，这老头子耳朵可真尖哪，我还没告诉他
呢，他就知道了。（对男）你咋知道的？

男 这件事在咱们全村已传遍，
老支书刚才找我把话谈，
叫咱春燕明早就走，
将来接好革命班。

女 咱春燕小学中学可都没白念，
这回是芝麻开花节节往高窜，

一来是毕业能进大城市，
二来是当干部一步一层天，
不知道这个大学啥模样，
老头子他知道的比我全。

（白）我说老头子，这个大学有多大呀？

男 （白）那可大啦！

女 （白）多大？

男 （白）朝阳地区有多大，这个学校就有多大！

女 （白）哎呀！这么大个学校可真不错。离咱家有多远哪？

男 （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女 （白）眼前？这老头子又不唠正经的了。到底是在关里
呀，还是在关外呀？

男 咱春燕上的是朝阳农学院，
培养的学生能文能武，又红又专。
学校就在河对岸，
地名叫做半拉山。

女 （白）这个老头子他平日说话是石匠凿碾盘，实打实
凿，今儿个咋“玄天玄地”的？我说老头子，你没听说：

半拉山，半拉山，
一条毛道九道弯，
山上一片光秃秃，
山下河套乱石滩。

（白）这么个地方，还能办大学？

男 （白）你别总抱着老喀念了！现在这个半拉山，可大变
样了！

毛主席教育路线金光闪，
半拉山下闹翻天，
工人师傅打头阵，
老师学员冲上前，
风沙再大迷不住眼，
脚踏冰雪不怕严寒，
乱石滩长出好庄稼，
半拉山变成花果山，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十里山沟建起一片新校园。

女 (白) 咳，那可真不错，毛主席他老人家想得可真周到！

男 (白) 一会儿春燕回来，让她给你念念招生简章，这个大学是专门为咱贫下中农办的，不光设在农村，还是“社来社去”呢！

女 (白) 啥叫“社来社去”？

男 (白) “社来社去”就是学生从咱生产队里去，毕业还回到生产队里来，当农民！

女 (白) 什么？赶明儿个还让我闺女回来当农民？我说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

没听说大学毕业把工分挣，
你说的那是短期训练班。

咱们俩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
让她留在庄稼院我心不甘。

男 她这是传统旧观念，
我得给她掰掰叉来掐掐尖。

我看你被孔老二的流毒迷住眼，
品不出什么苦来什么甜。

女 你别把事情扯得太远，
火烧眉毛咱得顾眼前。

男 林彪和孔老二要搞“克己复礼”，
就是用升官发财祸害咱，
妄想让工农子女和平演变，
咱怎么能丢掉大事光顾眼前。

女 自古以来都说养儿养女为防老，
咱俩这么大岁数也得算一算。

男 养儿养女为防修，
让咱们红色江山万万年。

女 当干部挣工资有了铁饭碗，
当农民挣工分这是为哪般？

男 为革命当农民咱要看得远，
挣工分为的是和贫下中农心相连。

（白）我说老伴呀！咱春燕上的这农大，专门给咱培养又能干又顶用的好接班人，那不是正合咱贫下中农的心思？照你那么说，上了大学就得离开庄稼院，赶明儿个国家发展了，各处都办起了大学，青年们都去上大学，毕业后都到城里去，那咱社会主义新农村谁来建设呀，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女 （白）就算你说的是这个理，那咱们孩子去到底学个啥呀？

男 这几年骡马成群猪满圈，

六畜兴旺大发展，
春燕是贫下中农后一代，
让她学兽医，我心里多喜欢。

女 自古以来哪有闺女摆弄骡和马，
我看你是站着说话腰不酸。

男 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你不要瞧不起你们“半边天”。

女 家里的权咱们俩都有份，
你一人包办，我可有意见。

男 看来这内部矛盾还真不小，
我得耐心说服不能怕麻烦。
你和我都是队里的老饲养，
（白）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用不着我再跟你说个一二三。

女 为养好牲口我从来没落过后，
五冬六夏跟你守在马棚边。

男 忘没忘驾辕的那匹大青马，
嘴扎木刺误了诊死得可太冤。

女 不提起大青马还算罢了，
一提起这件事我心象油煎。

男 那一年春耕大忙正当紧，

女 马得病不吃草料这可怎么办？

男 社员们心急如火燎，

女 老伴他心如刀搅不吃不喝也不眠。

男 老汉我翻山越岭把马牵到兽医站，

女 我心疼牲口跟在后边。

男 洋大夫戴个口罩遮住半拉脸，

女 待搭不理三言两语要我们往回牵。

男 眼睁睁大青马草料不能进，

女 含眼泪看着它死在马槽边。

男 老汉我满怀愤怒要看个究竟，

合 原来是一根木刺扎在腮里边！

男 （白）为什么一根木刺夺去了大青马的命？

这个账你可要算一算。

女 （白）这个账还用算？那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十七年，没给咱培养出可心的兽医嘛！

男 （白）你看看今天，

毛主席最关心咱，

女 把大学办到咱家门前。

男 社来社去该多么好，

女 给咱们培养一代青年好接班。

男 多少年的愿望可算实现，

你怎么忘了大事打起了小算盘？

女 听了老伴一番话，

我心里云消雾散晴了天。

合 党的基本路线要牢记，

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

明灯指路看得远，

支持闺女把农大念，

当农民深扎根红心永不变，

为革命学兽医这是理所当然。

男 （白）我说老伴啊！这就对路了！

女 （白）走吧，咱俩别在这唠扯啦，快回去打发春燕上路吧！

男 （白）好啊！咱们走！

合 大凌河水波浪翻，

红日高照朝阳山，

教育革命红花放，

胜利歌声飞满天！

访 朝 农

(相 声)

辽宁大学中文系学朝农小分队集体创作
辽宁朝阳农学院创作学习班

高占先 白一兵 执笔

乙 老不见了，您最近又到哪儿去啦？

甲 我访问朝阳农学院去啦。

乙 一个月不见，您变模样了。

甲 是吗？您看我是胖了还是瘦了？

乙 您美了。

甲 啊？哪儿的话。

乙 您的两眼变得炯炯有神，光芒四射；您的脸庞变得黑里透红，生气勃勃；您的声音变得高亢嘹亮，动人心弦；您的衣服上发散出泥土的清香，您体现出贫下中农的品格。

甲 太好了！访问朝阳农学院，使我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要是您去了，变化会更大。

乙 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可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先进经验，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行吗？

甲 我从哪儿跟您说起呀？

乙 我哪儿知道哇？

甲 要不这么得了，我给您说说朝农是怎样为贫下中农培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学大寨的带头人和科学种田的明白人的。

乙 好啊！这是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想贫下中农之所想……

甲 要不这么得了，我给您说说朝农是怎样建立科研、教学和生产的三结合的新体制吧。

乙 这好啊。这是破除旧教育制度的以课堂、课本和教师为中心的“三中心”和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劳动、脱离工农的“三脱离”那一套……

甲 要不这么得了，我给您说说朝农党委是怎样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与十七年对着干，办毛主席完全赞成的新大学的吧。

乙 好，这是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甲 要不这么得了，我给您说说朝农师生是怎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林批孔促大干的吧。

乙 好，这是……

合 要不这么得了……

乙 我准知道您说这话，您到底要跟我介绍哪条哇？

甲 朝阳农大的经验非常丰富，我的确是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好哇。

乙 那倒是。哎，要不这么着得了：您给集中概括地介绍一下怎么样？

甲 让我概括朝农的经验……好，您听着：“来、去、上、下一条道，三高地阔水又深。”

乙 这好哇！您接着说。

甲 完了。

乙 完了？！您后台歇会儿去吧。

甲 怎么？

乙 您不是去学习经验哪，您是游山逛水去了！

甲 没有哇。

乙 没有？放着人家的先进经验不学，上高山，看深水，还上来下去的，你这种不虚心举动说明了什么？你对新生事物什么态度？

甲 得得得，整拧了！我说的是朝农坚持“社来社去”的方向，“几上几下”的原则，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一条革命大道。概括起来，不就是“来、去、上、下一条道”吗？

乙 噢，这么个“来、去、上、下一条道”啊。哎，那“山（三）高地阔水又深”呢？

甲 朝农学马列，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觉悟高；立志毕业当农民，思想境界高；学抗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大寨，学习劲头高。

乙 噢，是这三高。那地阔呢？

甲 朝阳农大听党的话，毛主席说啥她干啥，井冈山上革命种，凌河两岸吐新芽。学校办在山沟里，朝阳多大她多大，广阔天地作课堂，朝农盛开朝阳花。

乙 噢，这是地阔。那水深呢？

甲 听我接着说呀。我这里说的水，不是河水、江水，也不是湖水、海水。

- 乙 比海水还深，那是什么水？
- 甲 鱼水。
- 乙 雨水？！噢，天上下大雨……雨洒红花花更新。
- 甲 什么呀！我说的是：学校办在深山洼，贫下中农乐开花；学生毕业当农民，山也笑来水也夸。
- （唱）“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同志们说……”
- 乙 “似这样长期来住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
- 甲 哎……怎么，您也知道？
- 乙 这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选段，谁不知道哇？
- 甲 对对对。
- 乙 还对呢！咱们这儿赞农大，您怎么唱起了《沙家浜》呢？
- 甲 您看，那不是朝阳农大的学生回到生产队里劳动之余，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小靳庄，正在同台演出吗？
- 乙 您倒是说清楚了。
- 甲 提起这段生民鱼水情，那在朝阳农村……
- 乙 哎——您等等。
- 甲 怎么？
- 乙 什么鱼水情？
- 甲 生民鱼水情。
- 乙 多新鲜哪，那叫军民鱼水情。
- 甲 我说的是朝农的学生学农为农，学农爱农，学农务农，他们来自贫下中农，面向贫下中农，不忘贫下中农，扎根于贫下中农，真好比是水养鱼，鱼靠水，鱼水情深。

乙 噢，这么个水深哪！

甲 是呀！我没告诉你是鱼水嘛！朝农的同学们说得好：
“贫下中农是老师，山山水水做课堂，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任飞翔。”

乙 啊，是“生民鱼水情”。

甲 朝农的学生在“社来社去”、“几上几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被广大贫下中农称为农民养得起，生产用得上，送去回得来的庄户大学生。

乙 好。

甲 所以贫下中农都愿意送孩子上农大。送学生那天可热闹了，那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有的爸爸送儿子，有的妈妈送女儿，有的哥哥送弟弟，有的妹妹送姐姐，有的儿子送爸爸，有的孙子送爷爷……

乙 啊！有送爸爸、送爷爷上大学的吗？

甲 怎么没有？有个老贫农五十二岁上农大，他儿子、孙子一块儿送他，这不是儿子送爸爸、孙子送爷爷嘛！

乙 嗨！五十多岁的学生也收，这朝农真是为贫下中农办的。

甲 是呀！大伙都说：“朝阳农学院，步步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办在了咱贫下中农的心坎儿上！”

乙 说得好！唉，您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这一代新型大学生的先进事迹？

甲 可以，我跟您说说我在访问金银滩时，碰到的一位学员吧。

乙 谁？

甲 他叫李学农，大高个儿，宽肩膀，身强体壮，浓眉毛，大眼睛，满面红光——也就我这么个形象吧。

乙 啊？就您这形象啊！

甲 一看就知道这是朝农的学员。

乙 您怎么知道？

甲 您看哪，马列著作随身带，一把锄头肩上扛，农大校徽胸前挂，“共大”精神大发扬。

乙 这是朝农学员的共同特征。

甲 在“几上几下”中，李学农一回到村里，就成了个大忙人儿，您想找到他可不容易。

乙 我到 he 家里去找。

甲 他上队里了。

乙 上队里去找。

甲 上果园了。

乙 上果园去找。

甲 他上蛤蟆滩了。

乙 啊？抓蛤蟆去了，八成是搞科学实验。

甲 那蛤蟆，他可抓不了。

乙 怎么？

甲 它大呀！

乙 大，那蛤蟆能有多大？也不过就杯口那么大呗。

甲 大。

乙 大，碗口那么大？

甲 大。

乙 还大？面盆那么大？

甲 大! 大多了!

乙 啊? 那到底多大呀?

甲 实话对您说吧, 有一千多亩地那么大。

乙 啊! 有那么大的蛤蟆吗?

甲 那是一片蛤蟆状的荒沙滩。

乙 我说的嘛。

甲 过去, 这儿流传着一首民谣: “蛤蟆滩, 蛤蟆滩, 兔子拉屎不沾边, 牯牛石, 乱沙湾, 想打粮食难上难。”

乙 哎呀, 这么大块地荒废了, 太可惜了。不能改造它吗?

甲 李学农和村里的年轻人就是这么想的, 他们学习光辉的《实践论》, 虚心请教老贫农, 经过反复试验, 证明只要垫土施肥, 改造土质, 完全可以使荒沙滩变成米粮川。

乙 太好了!

甲 消息一传开, 轰动了全村。

乙 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呀。

甲 党支部领着大伙儿一讨论, 都说有理, 齐声称赞说: “学农这孩子时时惦记着改变咱家乡的面貌, 学的东西是用上派场了, 咱们照着干吧!”

乙 都支持学农的革命行动。

甲 也有吹冷风的。

乙 谁呀?

甲 “癞蛤蟆”。

乙 癞蛤蟆?

甲 这家伙是个老地主, 长得是: 秃脑瓜子脓包脸, 耷拉

眉毛鼓突眼，朝天鼻子不大点儿，一张大嘴咧到耳朵边儿。

乙 嘿，这“德性”！

甲 张嘴称孔孟，闭嘴想复礼，平时就是不咬人也“格秧”人，有个外号“癞蛤蟆”。

乙 是个阶级敌人。

甲 “癞蛤蟆”背地里煽阴风，点鬼火，胡说什么：“自古以来，都是靠天吃饭，现在，大家跟着个半拉子泥腿子大学生在荒沙滩上瞎折腾，还不如摆弄自留地，搞副业……”

乙 他这是胡说八道！

甲 党支部抓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立即召开了批判大会，把“癞蛤蟆”当作活靶子，上挂下连，狠批反动的天命观，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猛攻。李学农和广大社员人人上阵，口诛笔伐，批得“癞蛤蟆”张口结舌，直劲冒汗，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

乙 批得好！

甲 批倒了阶级敌人，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家伙儿说干就干，您看那蛤蟆滩可热闹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至拄棍儿的，下至懂事儿的；远在村边的，近在眼前的；推车的，挑担的，运土的，送粪的；刨的，铲的，装的，卸的；大土筐，小土篮，茶壶，茶碗，绿豆水儿，苞米饼子，大鸭子儿……

乙 嘿！

甲 您再听：“突突突、蹭蹭蹭、喳喳喳，轰……扑啦啦、喳喳……哇——不吓——不吓。”

乙 这都怎么回事儿？

甲 您不明白？

乙 这“突突突”？

甲 那推土机推土不“突突突”的吗？

乙 这“蹭蹭蹭”？

甲 人来车往快如风啊。

乙 这“喳喳喳”？

甲 挥锹铲土“喳喳喳”。

乙 那“轰隆”一声“扑啦啦……”？

甲 那炸药炸冻土，土块子飞上天又掉下来，不“轰……扑啦啦……”的吗？

乙 那怎么还“哇——不吓，不吓”呀？

甲 小柱子被那“轰”的一响，吓得“哇”的一声哭了，他妈妈看见了，赶忙跑过去哄他：“不吓，不吓……”

（甲拍乙，作势）

乙 唉——啊？！这可真是全村老少齐参战啊！

甲 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奋战，您再看那蛤蟆滩。

乙 怎么样？

甲 全变样了，黑黝黝的新土垫了这么厚（手势）一层，共施过磷酸钙、硫酸还有农家肥八百一十四万四千斤哪。

乙 这下可彻底解决问题了。

甲 怎么说？

乙 我说，这下可彻底解决问题了。

甲 啊！你寻思没斗争了？你寻思不用播种，这地里就长出庄稼了？你寻思不用出力，粮食就到手了？你这简直是半

截子革命思想，半截子革命就是不想革命！

乙 好嘛！这位开起帽子铺来啦。

甲 李学农和广大贫下中农可没有半截子革命思想，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争使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斗争使他们夺得了大丰收，斗争使他们深深地感到斗争就是幸福。

乙 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甲 秋收时节来到了，样样作物长势茁壮，形势喜人哪。

乙 太美了！

甲 我禁不住这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张口来了一首诗。

乙 噢，您作了一首诗呀？您给大伙儿朗诵朗诵。

甲 不行，朗诵不好。

乙 这位还挺谦虚。

甲 不是……走，到后台去，我单独给您念念。

乙 啊？有这么干的嘛！

甲 要不怎么办呢？

乙 您就当大伙面说说，让大伙儿帮您提高提高。

甲 哎，可也是啊，那我就念了。

乙 唉。

甲 您别笑话。

乙 哪儿的话呀。

甲 您听完了组织大伙儿讨论讨论。

乙 啊？

甲 您听着：

稻海翻金波，
银花千万朵，
喜看丰收景……

乙 这第四句一定精采。

甲 我只顾张嘴乐。

乙 啊？您只顾乐呀？

甲 我心里高兴啊！

乙 那倒是。

甲 不但我高兴，全村的贫下中农，看见往日的荒沙滩今天变成了金银滩，都高兴啊，您看，有的拍手笑。

乙 他乐啊。

甲 有的直唱歌。

乙 他乐啊。

甲 有的直跳舞。

乙 他乐啊。

甲 有的泪水润湿眼窝。

乙 他乐——啊，怎么哭了？

甲 张大爷想起旧社会的苦，看到今天的甜，那真是万感交集，激动万千，这眼泪止不住就“滴达”掉了下来……

乙 哭了。

甲 “扑哧”一声他又笑了……

乙 怎么又笑了？

甲 “看看我这是怎么啦？我说学农啊，你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好大学生啊。回学校时把大爷这话捎给学校领导，就说俺贫下中农欢迎这样的庄户大学、庄

户大学生。”

乙 真是语重心长啊。

甲 李学农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段的实践任务，在贫下中农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是嘱咐，又是希望，那股热呼劲就甭提了，我激动得当场又作了一首诗。

乙 噢，您又作了一首诗，您念念。

甲 教育革命开新花，
社队就是咱的家，
“社来社去”就是好，
“几上几下”成效大；
今天送你回农大，
说不尽我心里话，
干脆和你一块去，
我也要求上农大。

（欲走）

乙 唉，您等等。

甲 干嘛？

乙 我也跟您上“农大”。

甲 您今年多大年龄？

乙 四十八。

甲 四十八岁还要上大学？

乙 那五十二岁的老贫农还上农大呢，我四十八岁不正年轻吗？

甲 好嘛。

教育革命结硕果

(京东大鼓)

辽宁大学中文系学朝农小分队集体创作
辽宁朝阳农学院创作学习班

李 毅 执笔

东风劲吹红旗展，
教育革命谱新篇。
新生事物不断涌现，
动人事迹说不完。

(白) 朝阳农学院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想贫下中农之所想，
把学校办到社员家门口，工农兵学员实行“社来社去”
“几上几下”，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今天唱一段小故事：
《教育革命结硕果》。

这一天朝霞灿烂晨风爽，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起伏连绵的山道上，
有一个小伙走得欢，
大步流星那么样的快，
就好象小鹰展翅越山巅。
你看他昂首挺胸多矫健，
黑红脸上展笑颜，

农大的校徽胸前戴，
白小褂里揣着《共产党宣言》，
一身都是农民打扮，
朴实大方又美观。
一个书包在肩上挎，
几瓶花粉装里边。
边走边唱革命样板戏：
“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小伙如今在农大把书念，
他本是万里大队一个社员，
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名字叫做杨志山。

（白）万里大队有一百棵苹果树，长了十七年，就是结不了几个果。一次，不知从哪来个“果树专家”，摇头晃脑地说：“这里是果树禁区，你们想让树多结果，这不是让公鸡下蛋吗？”这可气坏了贫下中农。为给山区发展果树闯出一条新路，他们决心培养出自己的技术员。杨志山就这样被大家推选来到了朝阳农大。

杨志山认真看书学马列，
革命路上永向前，
艰苦创业干劲大，
把科学技术苦钻研。
他学习理论联系实际，
掌握了管理果树的好经验。
“几上几下”回了队，

要给果树增产做试验。
他离家八十里采到花粉，
起了个大早又回还。

（白）杨志山刚走到果园前，一下子被大家围个溜严。老支书拉着志山结着硬茧的手，疼爱地说：“八十里山路，这么早就赶回来了，可累坏了吧！”小青年们抢过瓶子又蹦又跳：“土专家同志，快教我们授花粉吧！”

杨志山饭没吃来水没饮，
和大家来到果树前。
他边做示范边讲演，
青年们一齐动手忙得欢。
百树银花齐争艳，
千枝万朵春满园。
阳光雨露来滋润，
果树丛中笑声喧。
这时过来人一个，
眼睛瞪得滴溜圆。
他说这授粉没有用，
成心是没事耗时间，
不鼓捣还能结几个果，
这一鼓捣全得完。
这个人出身上中农思想保守，
名字就叫刘老三。
志山耐心把话讲，
道理摆在他面前：

“这是我在农大学到的好经验，
异花授粉保证能增产！”
刘老三说：“过去大专家说这没法办，
要想结果难上难！”

志山说：“那位洋专家思想要批判，
脱离实际乱发言。

历史是群众来创造，
旧框框就是要推翻。

大寨在虎头山上创了高产，
林县红旗渠水能穿山。

咱们有《实践论》来指路，
一定让苹果结满园。”

大家正夸志山讲得好，
刘老三眼珠一转又发言：

“常言说，人都是无利不起早，
你八成有个小算盘？

小山沟养不住大鹏鸟，
翅膀硬了你要飞上天。”

志山一听此话微微笑，
豪言壮语震山川：

“要说有利也有利，
革命利益大如天；
我的算盘打得大，
七亿人民记心间。
扎根山村想世界，

为了共产主义美好明天！”

社员们听了志山一席话，
伸出拇指称赞这位好青年。

老支书微微把头点，
目光转向刘老三：

“孔老二害得你真不浅，

今天还把老黄历翻，

洋专家咱不能再迷信，
得扶植咱培养的技术员。

志山说得在理做得对，

你不要手捂着两只眼瞧不起‘儿童团’。”

刘老三说：“授粉多结果，

我看这事是空谈！”

老支书拍着志山左肩膀，

亲亲热热开了言：

“你甩开膀子放手干吧，

我们给你当靠山。

留下三棵树别授粉，

让事实来教育刘老三。”

老支书说得志山心里热，

群众支持他干劲更添。

转眼返校的日期到，

（白）大家送他到村口，热呼呼地说：“你放心吧，志山，

我们一定弄好——

苹果园。”

说话时间过得快，
层林尽染到秋天。
志山“几上几下”又回队，
没登家门直奔苹果园。
嘿！嘟噜噜苹果挂满树，
胳膊粗的树枝都压弯。
一个个好象小孩的红脸蛋，
胖嘟嘟叫人真喜欢。
这苹果你要咬一口，
咬上一口赛蜜甜。
社员们手摘苹果心里乐，
丰收的歌儿飞满山。
志山和老支书往前走，
正好碰到刘老三。
刘老三连声检讨：“我真惭愧，
老黄历确实不能再翻。
没授粉的果树实在惨，
就结了那么几个瘪瘪瞎瞎又涩又酸。
看来农大学生真不赖，
给我的教育不一般。”
大家听了哈哈笑，
逗他说：“你也给大家当了路线教育的好教员。”
老支书在苹果堆旁大声讲：
“朝阳农大给咱庄稼院培养的大学生，贫下中农养得起，农
业生产用得上，送出去，回得来，咱们大家最喜欢。”

“社来社去”实在好，
“几上几下”道路宽。
这真是，教育革命结硕果，
迎来了金色满园朝霞满天。

女兽医夺刀

(山东快书)

辽宁大学群众文艺班 邹玉杰

说的是朝阳牯牛泡，
地方不大风光好。
村前有座馒头山，
山上有条小毛道。
山道上走着人一个，
穿的是草绿色的裤子红夹袄。
头上围着个白纱巾，
脚穿一双胶鞋是高腰。
中等个，长瓜脸，
水灵灵的眼睛浓眉毛。
走起路来朴朴实实很大方，
她就是共产党员杨秀苗。
一打中学毕了业，
立志扎根农村不动摇。
前年被送到朝阳农大兽医，
两年来她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在提高。
只见她，左边背着一个军用小水壶，
右边背着一个自己缝的羊皮做的黄里透白的卫生包。

里面装的是学校制的麻叶注射剂，
还有那预防传染病的中草药。
包裹头还有一宗宝，
是为人民服务的一把剗猪刀。
她听说有个人借着剗猪敲竹杠，
挣下钱自己装腰包。
为堵死资本主义歪歪道，
杨秀苗今天特意去把这人找。
她心里有事走得急，
就好象小鹰展翅越山坳。
说话之间来得快，
前面不远就是擒龙堡，
过了擒龙堡，就是牯牛泡。
杨秀苗稳住脚步擦擦汗，
抄近路直奔村子的西北角。
她正走着，见前边有人乱吵吵，
一声更比一声高。

(白) “你凭什么多要钱？”

“是啊！一个多要两角，十个就是两块呀！”

“要我说呀，老肖大哥，你就算了吧！人家也不能白剗哇！”

“对啦，咱也就别在乎那角八七的了！”

“不行！他总占这便宜还中？”

“哟嗬！在别的屯剗一个克郎俺都要一块，
在你这剗一个母猪俺才要三角，
我说呀，你们就别乱呛呛了，

这样的便宜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说话的人是个小矮个，

尖下颏，水蛇腰。

只见他满脸都是汗，

手里还拿着一把剮猪刀。

杨秀苗挤了个人缝向里瞅，

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南大营的邵敬尧。

他五十多岁是个上中农，

人都叫他“弯弯绕”。

这几年生产队里限制他，

不许他随便出来把猪剮。

今天他又跟队长撒了个谎，

说要去县城看看腰。

他是想在队里干活一天才挣十分工，

弄得好处才开块八角。

我出来剮猪挣的不算多，

一天至少能挣两块零几角。

碰时气再剮上两窝小猪崽，

能挣上五块还冒高。

谁知今天剮猪真不顺碴，

偏遇上了不讲理的大老肖，

硬说我剮猪多要钱，

说出话来老“棒道”。

这事说啥我也不能让，

若不然我这一天工不白搭了！

邵敬尧比比划划还要往下讲，
一抬头，哟！对面站着杨秀苗：

（白）“嘿嘿，是秀苗哇！
你哪回放假也不到家去串门？
前两天你大舅母还叨咕你咧，
说你这孩子样样好。
就是念书忘了亲戚门儿，
想必是俺家门槛高！”

（白）“嗨，还认上亲了。
什么亲戚？八杆子打不着！”

“少来这套人性论，
不要把那亲戚套。

我问你，劁一个猪要多少钱？
把你的介绍信掏出来给俺瞧一瞧。”

“介绍信？哎哟，
八成是没注意把它卷烟让火烧了。”

“不对，不对，他根本没有介绍信。”
说话的是车老板大老肖。

“你劁猪挣钱都给谁？
我看你走的是资本主义歪道道，
现在正搞农田水利大建设，
你怎么丢下农活把猪劁。”

杨秀苗嘎叭溜脆几句话，
问得他汗珠子直门往外冒：

“姑娘啊！我们争执没你什么事，

用不着无限上纲扣大帽。
俺可不是在你面前夸海口，
十里八村劊猪谁不找俺邵敬尧！
趁这几天天气好，
猪崽劊了爱上膘。

这都是为大家谋福利，
俺不劊猪谁会劊！”

杨秀苗闻听此言微微笑，
嚓，顺包里拽出一把铮铮亮的、飞儿飞儿快的、八寸长的劊
猪刀，

在他面前这么一晃，
把邵敬尧吓了一跳。

“姓邵的，我看你高兴的有点早，
从此后我在这里把猪劊。
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限制，
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分钱也不能要。”

邵敬尧眼珠又一转：

“杨秀苗，你是不知道，
俺拿这八寸刀铁已有二十年，
从没听说大姑娘还能把猪劊。
你会给骡马牛羊来治病，
不见得会用这把劊猪刀。
常言说，看花容易绣花难，
可不能拿贫下中农的财产开玩笑。
我看哪，没长那份弯弯肚，

别想张口吞镰刀。”

杨秀苗一挑剑眉向前迈一步：

“告诉你，邵敬尧！”

贫下中农把兽医大权交给我，

俺决心走社会主义路一条。

毛主席教导来指路，

在斗争中把路线觉悟来提高。”

邵敬尧挠挠头皮又想要说话，

忽听得那边吱吱几声猪崽叫。

王大嫂背来一个小猪崽，

刚才那场争论她是没看着。

她冲着秀苗笑一笑：

（白）“哟，杨秀苗哇，回来啦？”

紧接着又把老邵叫：

“大兄弟，俺这可是个小母猪，

你可得仔细点儿，别给俺们剷坏了！”

邵敬尧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

借着梯子上高：

（白）“嘿嘿，大妹子，

这猪高低我是不能剷了，

人说我剷猪是走资本主义歪歪道。

这不，她是农大的大学生，

剷猪技术比我高。

让她剷吧！让她剷吧，

俺也跟她学学刀。”

杨秀苗二话没说抢上去：

“王大嫂，你放心，今天这猪我来劊。

俺劊猪从来不要钱，

要是有三长两短的俺情愿给你包。”

（白）“那可中！”

“为啥不中，中！秀苗哇！你就放手干吧，

俺贫下中农给你撑腰。”

说话的人是个粗嗓门儿，

他就是王大嫂的男人王志乔。

这时候杨秀苗心里好象着了一盆火，

呼呼呼地往上冒。

她想到：今天不仅是劊个小猪崽儿，

而是往资本主义尾巴根上割一刀。

这猪我一定要劊好，

用实际行动教育邵敬尧。

想到这，她哈下腰，

伸手拽住猪耳朵（读“刀”音）。

一脚轻轻踩住猪嘴巴，

一脚踩住腿一条。

她掐着小刀手不软，

哧儿的一下，在小猪的肚皮上拉一刀。

她动作敏捷麻溜快，

好家伙！到劊完还没用上十三秒。

那小猪还没觉出来疼呢，

（白）杨秀苗一抬脚：“好！”

这小猪欢欢实实撒腿就往家里蹿。

在场的群众个个伸出大拇指，

不住声的夸奖小秀苗。

杨秀苗把刀收起来，

对着大家把话表：

“这割猪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

我看人人都能学。

明天我还准备办个业余学习班，

谁愿意学习把名报！”

（白）“我愿意！”

“我报名！”

“我参加！”

喝，志愿报名的还不少哩！

你再看看邵敬尧，

呆在那里象个木老鸭，

心里象炒豆似的乱蹦高。

他心里暗暗服了气，

磨磨唧唧叫秀苗：

“秀苗哇，这回俺算服了气儿，

今天对我的教育真不小。

都怪俺的私心在作怪，

跟队长撒谎说上县城去看腰。

社员们都在大打农业翻身仗，

我却出来把猪割。

要真为贫下中农服务还算行，

可俺走的是资本主义歪歪道。
从今后俺一定虚心向你来学习，
回去后向贫下中农好好作检讨。”
在场的群众齐议论，
都说今天这课上得好。
大老肖拽着秀苗的手：
“姑娘，你什么时候来教俺把猪劊？”
“今天天气已不早，
明天下午我把业余学习班来教。”
大家把秀苗送出村儿，
他们互相把手招。
杨秀苗大步流星回村去，
高唱战歌歌声高。
继续革命不停步，
革命路上永不骄。

老贫农上大学

(相声)

沈阳市一三九中 康英铨

甲 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播放朝阳农学院毕业生祝大学同志的讲话录音。（面向后台）喂，老张，人到齐了，录音带送来没呀？

乙 （匆忙上）我说老李，还得向同志们解释一下：刚才育红中学来电话，说他们听了一遍很受教育，下厂刚回来的两班同学没听全，正在放第二遍，再过二十分钟保证送来。

甲 二十分钟再送来，大伙儿不是在这白等吗？

乙 录音带没到，你听过祝大学的报告，干脆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甲 我也记不全哪。

乙 我给补充啊。

甲 那好，我今天就好比是祝大学，你得帮忙演几个人物。

乙 行！我都演谁呢？

甲 你演我们红旗大队的老支书。

乙 好！我是老支书。

甲 你演朝阳农学院的老师。

乙 好！我是你的老师。

甲 你还得演我们家的半边天——我的老伴儿。

乙 ……行！为了完成任务，我就演你老伴儿。

甲 你还得演……

乙 得得，你叫我演谁都行。

甲 你还得演破坏教育革命的那个老右派苏歪嘴。

乙 啊！这个我可不演。

甲 你不演这个角色，怎么表现出祝大学的对敌斗争精神？

乙 行了，我认可了，你就介绍吧。

甲 现在开始。

乙 同志们！现在欢迎朝阳农学院毕业生、老贫农祝大学同志给我们作报告。

甲 同志们，我是朝阳地区红旗公社红旗大队的社员，今年五十三岁啦。我小名叫大雪，大号叫祝大捷，小青年们都管我叫祝大爷，现在大伙儿又都叫我祝大学。

乙 您干嘛这么多名字啊？

甲 我这四个名字记载着社会的更换、时代的变迁，饱含着劳动人民的苦乐酸甜哪。我把自己的名字还编了个顺口溜儿哪。

乙 怎么编的？

甲 您听：“我的名字实在多，
旧社会家穷受剥削，
从小生在雪地里，
我妈给起名叫大雪；
一声春雷庆解放，
大雪我改名叫大捷；

一个心眼干革命，
政治夜校学马列，
带领青年斗天地，
大伙叫我祝大爷，
五十二岁上农大，
人人称我祝大学。”

乙 好，您就把上大学的事儿和大家唠唠吧。

甲 旧社会，我扛了十三年大活，大字不识一个。解放后才在识字班里学了点文化。文化大革命使我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咱干革命有使不完的劲儿。可没有文化水儿，不识几个字儿，搞科学种田摸不上门儿啊。

乙 没有文化的痛苦，咱贫下中农尝够了。

甲 正巧，去年春天，朝阳农学院到我们村招生，可把我乐坏了，撂下刚端起的饭碗，就往门外跑。

乙 快报名去吧。

甲 我前脚刚迈出门槛儿，就被你拽住了。

乙 （惊愕地）被我拽住啦？

甲 你不是演我老伴儿吗？

乙 我还忘了这个茬了。对，现在我就是你老伴儿。

“老头子，你毛毛愣愣干啥去呀？饭也不吃。”

甲 “我去大队报名上大学呗。”

乙 “哎呀呀！你今儿个是疯了怎么着，孙子都有了，还象小孩似的。”

甲 “人家朝阳农学院是招收有实践经验的人上大学，大学毕业还回来，为家乡农业生产服务，这正对咱的心思，

咱打心眼里想上这样的大学，你干嘛扯后腿？”

乙 “不是我扯你后腿，我看你根本不合格。”

甲 “我哪条不合格？”

乙 “第一条：你年龄大，都五十二啦，要倒过来二十五嘛，还差不多。第二条：你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两麻袋。第三条：你身板差，有腰腿疼老病，白天干活挺冲，晚上躺下就哼哼。就凭这三条，人家就不能收。”

甲 “你说我三不合格，我看我有四合格。”

乙 “哪四合格？你叨咕叨咕。”

甲 “我年龄大，但种了一辈子庄稼，有实践经验，这是一合格；解放后，咱在识字班里学了点文化，眼目前儿的字也能认识点，这是二合格；咱那腰腿疼病让赤脚医生扎估得好了一多半，这是三合格；还有一条更重要：咱决心大，思想红，为革命上大学，誓叫家乡变大寨。你说我合格不合格？”

乙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去吧。”

甲 我从家出来，直奔大队办公室，正好支书在家。

乙 （扮演支书）“来啦，老祝大哥，有事吧，快坐，快坐！”

甲 “支书，我想上大学呀！”

乙 “上大学，你为啥要上大学？”

甲 我把方才跟老伴儿说的那四条理由叨咕了一遍：“支书，你看行吗？”

乙 “行，行！我一百个赞成。”

甲 大队党支部呈报公社党委同意，坚决支持了我的要求。

喜讯传来，我非常高兴，我老伴儿也高兴，我们全家都高兴，我们村的贫下中农全高兴……

乙 噢，人人都高兴。

甲 不！也有不高兴的。有人说：“什么‘社来社去’，‘几上几下’，这样的大学念几年也白搭，回来还是摆弄土坷垃。”

乙 是谁这么胡说八道？

甲 经过分析调查，顺藤摸瓜，揪出了这个坏家伙。

乙 谁呀？

甲 就是你。

乙 我？！我可没说那话呀！

甲 你不是还得演那老右派吗？

乙 噢，我又把这茬儿忘了。

甲 你忘了，我们贫下中农可不能忘。毛主席教导我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苏歪嘴！”

乙 “有。”

甲 “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毒蛇，旧社会是地主的阔少爷，仗着你老子有财有势，二十岁就上东京去留学；回来后给日本鬼子当走狗，骑在人民头上做老爷；解放后摇身一变，你混进了辽宁大学，一九五七年向党进攻，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诬蔑；被定为极右分子遣送回村还不老实，一有机会，你这条毒蛇就要出穴，这一回又放出谣言，攻击朝农开门办学！”

乙 “是，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甲 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不仅要看到旗杆顶上红旗飘，还要看到旗杆底下阶级敌人在磨刀。经过革命大批判，我的

阶级斗争觉悟大提高，在欢送新生入学的大会上，党支部送给我四卷《毛泽东选集》，一把镰刀。

乙 党的关怀暖人心。

甲 临走时，我老伴高高兴兴地走到面前，手里捧着刚刚缝好的新书包，书包上绣着六个红光闪闪的大字——为革命上大学。

乙 “老头子，这回你可是大学生啦，你一人上学，咱全家光荣。到学校可好生念书，听老师的话，千万别打架。”

甲 “这架呀，我还非打不可！”

乙 “这个老倔头子，我就担心你那犟脾气，这还没走呢，就惦记和人家打架，拉倒吧，你甭念了。”

甲 （笑状）“我说老伴儿，你听我讲道理嘛。”

乙 “哟呵，打架还有道理？”

甲 “是啊，我们工农兵学员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就是要和老师互相关心，老师欢迎我帮助他们打掉旧知识分子的架子。”

乙 “你呀，老有说的，别磨牙啦，麻溜儿走吧。”

甲 在乡亲们热情欢送的锣鼓声中，我带上《毛泽东选集》和镰刀，背着新书包，踏上洒满阳光的大道。我一边走哇一边瞧，越瞧越觉得咱家乡好。我一溜走哇一溜跑，越跑越觉得我还不算老。

乙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你返老还童，越活越年轻啊。

甲 到了新生接待站，进门一看哪，嗨！来的同学挤满院，有看水员李小万、创业队长张铁蛋、铁姑娘赵秀兰、知识青年王春艳……我急忙穿过人群走上前，来接新生的

老师笑容满面。

乙（扮演老师）“老大爷，您是送儿子来上大学的吧？”

甲“不是。”

乙“是送闺女？”

甲“也不是。”

乙“那您是送谁呀？”

甲“送我自己！”

乙“噢，送您自己？”

甲“是啊，我也是来念大学的，老师，你们欢迎吗？”

乙“欢迎，太欢迎了！我们朝农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要向工农兵开门，象您这样有实践经验的老农，我们举双手欢迎。”

甲我们坐上了汽车，翻山越岭，来到朝农，革命师生列队欢迎。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党委书记说：“我们朝农要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学习江西共大的革命精神，坚持社来社去，几上几下，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把朝农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乙讲得好！

甲接着大伙儿推荐我代表新生讲话。

乙你怎么讲的？

甲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我是个大老粗，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我今天非常高兴，我这一高兴啊，就不知道从哪说好，先说说我……我外甥吧。

乙你外甥？

甲不提我外甥，怎么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哪？

乙 你外甥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什么关系呀？

甲 你听我说呀，我外甥叫王文秀，一九五六年考上了沈阳农学院。可是他越念越回榷，那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那年我上沈阳办事儿，顺便去看他，可没想到他当着同学面管我叫老乡。

乙 嘿！连舅舅都不认了。

甲 是啊，当时我气得火冒三丈，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说：“小文秀哇，小文秀，你可真够受，上了两天半太学，就不认识你亲娘舅了。”

乙 批评得对。

甲 你想想，象这样的大学生能回到咱贫下中农身边，能为咱贫下中农服务吗？

乙 不能。

甲 看今天，新朝农，搬到农村，办在农村，处处为咱贫下中农着想，学生毕业后还回到农村，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你说这样的学校有多好！

乙 好，太好了！

甲 入校后，学校立即组织我们参观“反帝沟”、“血泪井”，开忆苦思甜会，增强了我们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念。

乙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

甲 接着，我被分到棉花分段教学班，学习棉花专业。这个班办在粮棉双高产的先进典型单位跃进公社，实行生产、教学、科研三结合，学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

乙 您一定学习得不错。

甲 我越学越爱学。老师讲过的东西，我上课学、下课学、走路学、吃饭学、睡觉学……

乙 睡觉怎么学呀？

甲 躺在炕上，想起个问题儿，去敲老师的门儿。（敲门动作）当当当，当当当……

乙 “谁呀？”

甲 “是我呀，老师。”

乙 （打灯动作）啪！（开门动作）吱扭——“老祝同志，怎么还没睡呀？”

甲 “睡不着哇，老师，这个问题我做梦都在核计，还是弄不懂，你再给我讲讲吧。”

乙 “那好，咱们一块儿研究研究。”

甲 经过老师给我仔细讲解，耐心帮助，我心里透亮了。

乙 “老祝同志，天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甲 “老师，你也休息吧……不，咱俩甭休息了。”

乙 怎么？

甲 天都亮了！

乙 好嘛，研究一宿！

甲 我们这个棉花班学制是一年，分三段学习，“三上三下”。

乙 怎么叫“三上三下”？

甲 为了结合实际，我们农闲在校学习，农忙回队实践，这样反复三次就毕业了。

乙 您的收获一定不小。

甲 够装一火车的。就拿第一段来说吧，学习了种子处理、播种等技术。临回队时，校领导提出：“要把学到的东西推广到实践中去，秋后得拿出‘人证物证’来。”

乙 什么“人证物证”啊？

甲 人证就是贫下中农都得说你这个大学生合格，物证是队里的棉花产量当年就得提高。

乙 您是怎么做的呢？

甲 我当时表示：这次回去一定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为打胜农业翻身仗贡献力量。

乙 决心不小！

甲 回家以后，我三进县城向领导作了汇报，县领导决定在我们红旗大队召开棉花春播现场会。会上，我谈了上大学的体会，传播了种棉花的新技术。听的人越聚越多，象看大戏似的；我也越说越高兴，越说嗓门越大，连隔着三道岭的青山公社我那个老亲家都听着了。

乙 啊！你越说越玄了。

甲 玄什么？不是有线广播嘛。

乙 我说的呢。

甲 我讲完了，又领着大家到地里现身说法，实际操作。

乙 大破了黑板种田。

甲 会后，个个拍手称快，人人伸手来拽。

乙 拽你干啥？

甲 都抢着让我上各公社介绍经验。连我老亲家还一个劲儿地喊：“你可快点来呀！……”

乙 哎，等等，你老亲家在哪儿喊的？

甲 在青山公社呀。

乙 那么远你能听见吗？

甲 他不来的电话嘛！

乙 噢！看来您这“人证”还真不少。

甲 种完棉花，我又回到学校学习去了。

乙 这叫二上。

甲 这段又学习了棉花整枝、追肥、灭虫等技术。

乙 该二下了。

甲 高高兴兴回到家，刚进门，老伴儿耷拉着脸。

乙 “我的大学生，还乐呢，这回可糟了，打家伙了，你的棉花都让蚜虫吃光了！还有啥脸儿回朝阳！”

甲 我一听，心里这个急呀。赶紧摸块蜡头到地里一看，棉叶都放亮了。我那心哪，就象油煎似的。

乙 贫下中农的辛勤劳动，眼看着被虫子毁了能不难受吗？

甲 在地里转来转去，不知不觉天亮了。

乙 又是一宿。

甲 赶紧把社员找来研究，大家蹲在地里看了一阵子。我发现早晨露水多，影响药效，看着一群群贪婪的蚜虫，就好象听见他们在向我挑战。

乙 咋说的？

甲 （细声学虫子）“早晨露水大，
打药我不怕，
洗个淋浴澡，
照样吃棉花。”

乙 这群敌人太猖狂了。

甲 经过周密的研究，我们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利用中午时间突击打药。蚜虫又说了。

乙 咋说的？

甲 “老头真能耐，
中午烈日晒，
药水打下来，
厉害……”

乙 怎么不说啦？

甲 虫子都死光了。

乙 好！这法儿真灵。

甲 消灭了蚜虫，立刻铲趟一遍。

乙 精耕细作。

甲 又及时给棉花加强了营养。

乙 棉花怎么加强营养啊？

甲 比如你得了一场大病。你妈给你和拳头那么大疙瘩面儿，擀的薄薄的片儿，下到锅里团团转儿，再卧上两个大鸡蛋儿，放点瘦肉丝儿、胡椒面儿，盛到碗里象莲花瓣儿，你吃到肚里出了一身汗儿，不全好也能强一半儿。

乙 好嘛，要照这么改善，我体重一天能长一斤半。

甲 那棉花被蚜虫咬了，就跟人有病一样，多上点好肥料，恢复健康不就快吗？

乙 有道理，看来农活真是细如牛毛哇。

甲 第三段学习回来，我直接来到棉花地，掐指一估产，足能翻两番。

乙 长势喜人哪！嗨，你这“物证”也有了。

甲 过去这地里的棉花长得棵又矮，桃又小；现在这棉花长得棵又高，桃又大。

乙 棵有多高？

甲 （手势）看，这棉秆儿有这么高，看，那棉秆儿有这么高，（越比越高）再看那一片有这么高，我跷脚尖都够不着。

乙 这是棉花？

甲 这是高粱。

乙 高粱你说它干嘛？

甲 农业学大寨，粮棉双丰收嘛！

乙 对。

甲 看！高粱红，棉花白，欢迎我农大毕业回村来。

乙 走时欢送，回来也一定开个欢迎会吧？

甲 开啦，开的是赛诗欢迎会。老支书带头，第一个走上台：

乙 “朝农办到农村来，
贫下中农喜开怀，
老祝毕业谁还去？
赛诗报名快上台。”

甲 我老伴儿坐在前排，没等支书说完，就抢着上了台。

乙 “今天欢迎孩子爸，
我说上几句心里话，
妇女能顶半边天，
明天我也上农大。”

甲 你也去呀？

乙 怎么的，收你这五十二岁的男生，就不收我这五十一岁的女生啦？

三 上 县 城

(山东快书)

张 克 明

有一个贫民社员本姓祝，
家住朝阳公社红花堡。
这老祝头，今年已经五十五了，
如今在朝阳农学院里正念书。

(白) 五十多岁了，还念书？

嗯，对！

只因为，这朝阳农大面向工农兵，
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
老祝是有实践经验的老贫农，
怀揣着共产主义美画图。
他决心大，干劲足，
让他上学，正合乎，嗯，正合乎！
这学校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
实行了“三上三下”的新制度。
学习中要多次回队来锻炼，
推广和传播农业新技术。
这一天，老祝回到生产队，
他老伴，听到这消息紧忙活：

又炒鸡蛋，又擀面，
又炒蘑菇，又打卤，
从晌午等到晚上星星出，
才见老祝走进屋。

老伴说：“大学生，你辛苦啦，
看你刮得满身土！
你怎么这时才回来？

我做的面条都快变浆糊啦！”

老祝说：“这样吃了好消化，
我是上公社、大队先做了汇报领了任务。
明天还得早点起，
要上县城好赶路。”

第二天老祝上县城，
刚出村遇上了“死抠书”。

（白）“死抠书”是谁呀？

这人出身是上中农，
过去读过“赵钱孙李……”“人之初……”，

“之乎者也”能说几句，

近视眼能有八百度。

铲地看苗太费劲，
现在给队里来放猪。

他把眼镜正了正，

低声细语问老祝：

“你念的大学咋回事？

三上三下咋念书？”

老祝一听哈哈笑：

“你的问话太特殊，
咱按毛主席教导办大学，
你怎么就看着不舒服？
我的课堂在农村，
三大革命是熔炉。”

“现在你要到哪去？”

“我要上县汇报去那农业组。”
说罢迈开大步奔县城，

“死抠书”摇头晃脑暗嘀咕：
“还不是要到县里去，
混个一官半职好享福！”

老祝赶到县里来，
走进了革委会的农业组。
先来个自我做介绍：

“我是朝农的学生老祝……
今天上县来汇报，
想要推广农业新技术。”

“这事你到农业站，
就在前边东下屋。”
老祝来到农业站，
先把来意说清楚。

“现在领导没在家，
你改天再来，先要打招呼。”
老祝这次没谈成，

回家点灯学习毛主席的红宝书。

(白)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老祝想这点困难算什么？

我要冲破阻力走新路。

第二天又到县里去，

进大院直奔东下屋。

这回还是昨天那个人，

见了老祝热情打招呼：

“实在有点对不起，

今天情况太特殊，

领导正开紧急会，

明天准能有工夫。”

老祝只好往回走，

心里可倒挺舒服，

事情虽然没办成，

现在总算有了眉目。

老祝兴致勃勃回了家，

老伴把他迎进屋：

(白) “大学生回来啦！

上了大学没几天，

三天两头要跑县政府。……”

(白) “什么县政府，现在叫革委会。”

“对，现在都叫革委会，
一着急我叫成县政府啦。
老头子，人家背后议论你，
可能有啥利可图。
若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
老祝头五十二岁上了大学把名出。”
老祝一听笑了笑：

“你怎么没老就糊涂？
那是啥人说的话？
你该顺苗挖根弄清楚。
保准不是别的人，
是那个中了孔孟流毒、专讲读书做官的‘死抠书’，
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
才处处想着有利图。
满脑袋读书做官论，
学而优则仕，扬名声来显父母，
我上大学不是为了当官向上爬，
若梁灏遗臭万年如粪土。
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
为革命奔跑不怕苦。
他们越说俺越去，
为人民吃苦最幸福！”

他老伴听了受感动：
“我支持你为革命来跑路，
跑破鞋子我来做，

跑破袜子我来补。

你为革命去奔走，

我在家当好后勤来服务。”

第二天老祝刚要走，

只见老伴又拦路：

（白）“老伴呀，
昨天还说得好好的，
今天怎么又变卦不算数啦？”

“这些筋饼你拿着，
再背上这把小背壶。”

（白）“好嘛，
你真是我的好同志，
吃的喝的都备足了。”

老祝第三次奔县里，
精神抖擞迈大步。

县领导听了老祝做汇报，
赞扬老祝有觉悟。

决定召开棉花春播现场会，
由老祝介绍经验讲技术。

老祝一听心花放，
决心完成这光荣新任务。

老祝认真做准备，
那现场会开得真热呼。

老祝先讲自己怎么上大学，
又讲棉花浸种催芽、四犁播种新技术。

大伙越听越高兴，
人人听了受鼓舞。
这时“死抠书”捧着一本烂书挤过来，
一连声地喊老祝：

“你讲的这些新技术，
可都写在哪本书？”

“我这本书大得很，
广阔天地绘新图。
你想想学也容易，
先扔掉你那‘人之初’，
咱们一块来浸种，
实践当中学走路。”

不说“死抠书”在老祝跟前受教育，
单说全县推广棉花育种新技术。
秋后棉花获得大丰收，
众社员齐声称赞大老祝：

“朝阳农大就是好，
培养的是咱贫下中农贴心骨。”

这时“死抠书”低头说了话：

“这下子我算真服输！
我受的教育算最大，
我给老祝当学徒。
先学老祝好思想，
一定给队里放好猪。”

老祝说：“希望你认真学习马列书，

彻底肃清孔孟毒。

咱共同建设新农村，

学习大寨走新路。”·

这就是老祝三上县城一小段，

学朝农，教育革命展宏图。

前进路上学朝农

(表演唱)

沈阳市一八〇中 刘齐国
沈阳市一七三中 单守城

[幕起：一位年轻的列车员，站在一节车厢里，手持半导体喇叭，对观众广播：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由朝阳开往沈阳的列车，就要发车了。坐在本车厢里的都是来朝阳农学院参观学习后回去的革命师生，在此，我代表包车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预祝你们能把这次学到的好经验带回去，认真总结，大力推广，把教育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乐起]

$$1 = F \frac{2}{4}$$

(5 —	5 —	5 —	5 —	1 5	
1 2	355 5 5	355 5 5	6 1̇1̇ 1̇ 1̇	6 1̇1̇ 1̇ 1̇	
1̇2̇3̇2̇ 1̇ 5	2323 5 5	1̇2̇3̇2̇ 1̇ 5	2323 5 5	1̇2̇1̇6 5653	
2321 6561	5 55	5 5	5 5	5 5	
5 5	5 6	5 3 2 1	2·3 4 3 4 6	5 —	
(1) 马达	响，	火 车	跑，	火 车	跑，
(5) 五七	指示	金 光	照，	金 光	照，
(6) 无产	阶级	专 政	理 论	要 学	好，

<u>6 6</u>	<u>6 i</u>	<u>5 4 3</u>	2	<u>5 5</u>	<u>1 7 6</u>	2	—
参 观 广 阔 敢 反	朝 天 地 流 潮	回 来 育 新 斗 志	了, 苗, 高,	回 来 育 新 斗 志		了, 苗, 高,	

<u>3</u>	<u>3</u>	<u>5</u>	<u>1 7 2</u>	6	<u>(5·5)</u>	<u>1 3</u>	<u>2312</u>	<u>6)</u>
一 能 砸	路 上 碎		歌 能 帝 修	· 来 下 反				

<u>6·5</u>	<u>4 5</u>	<u>6 i 6 5</u>	6	<u>(6·i)</u>	<u>4 5</u>	<u>6 i 6 5</u>	<u>6)</u>
一 道 复	路 路 碎	笑, 宽, 梦,					

<u>5·5</u>	<u>5 i</u>	<u>6 6 i</u>	<u>5 3</u>	<u>5 5</u>	<u>1 2</u>	<u>5 3 2</u>	<u>1 6</u>
带 回 扎 根 上 层	经 农 村 建 筑	真 不 动 旗	少, 摇, 飘,	经 不 呀 红	真 不 动 旗	少, 摇。 飘。	哎 咳 咳 咳 咳

5	—	5 5	<u>1 6 1</u>	2	·	3	<u>6 6 1</u>	<u>4 3 2</u>
哟! 哟! 哟!	(接道白)	(2)山 (3)朝 (4)学	沟 农 师 马	里, 生 列,			办 思 觉	学 想 悟

5	—	<u>2 1</u>	<u>2 3</u>	<u>i i</u>	<u>6 5</u>	<u>5 3</u>	<u>2 5</u>
校, 好, 高,		教 育 半 工 资 本	革 命 半 读 主 义	红 旗 干 劲 除	飘, 高, 掉,	红 干 劲 除	旗 劲 除

1	<u>1 6</u>	<u>0 3</u>	<u>3 5</u>	<u>2·7</u>	6	<u>6·5</u>	<u>6 i</u>
飘 高 掉	哇, 哇, 哇,	工 开 彻	农 门 底	子 办 决	· 女 学 裂	上 大 新 旧 观	学, 路, 念,

5 3 | 6 5 3 2 | 1·2 3 5 | 2 7̣ | 6̣ | 3 3 5 | 7 6 5 |
 上 大 学, | 哎 咳 | 呀, 社 来 | 社 去
 闯 新 路, | 哎 咳 | 呀, 社 坚 持 与 | 社 工 农
 决 裂 旧 观 念,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咳 |
 呀, 呀, 呀, 呀, 一 生 永 走

0 | 5 | 3 | 2 5 | 3 2 | 2 5 | 6̣ 6̣ | 5 | — :||
 实 在 好 哇。 | 哎 咳 | 哎 咳 | 哟! (接朗诵)
 结 合 好 哇。 | 咳 | 咳 | 哟! (接数板)
 革 命 道 哇。 | 咳 | 咳 | 哟! (接数板)

5 5 5 5 5 | 6 6 5 5 | (6 1 7 6 5 6 4 3 | 2 1 2 3 5 0) |
 (7)时代的列车向前跑哇,

6·5 | 3 6 | 5 3 | 2 2 | (5 6 5 3 2 3 2 1 | 6 5 6 1 2 0) |
 教育 革命 掀高 潮哇,

3 3 3 | 2 1 | 3 5 | 6 | (6 1 7 6 5 6 3 5 | 6 6 > > > 6 0) |
 毛主席 挥手 我前 进,

0 5 | 5 3 | 6·5 | 3 2 | 1·(2 7 6) | 6 | 6 3 |
 奔 向那 共产 主 义 | 大 目 |

渐慢

5 0 | 0 3 | 2 3 | 1 6 | 5 | — | 5 | — ||
 标。 | 咳 | 咳 | 咳 | 哟。

(接1段, 道白)

甲 朝农革命师生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把农学院办到山沟里，可太好了！

乙 可不是嘛，他们还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需要，办了各种类型长短不同期限的农业训练班呢！

丙 贫下中农都称赞说：“农大师生斗志昂，露天野地当课堂，送教上门到山村，大学办在俺心坎上。”

（接2段，朗诵）

一代新风育新人，
农大毕业当农民。
贫下中农都夸好，
这样大学可俺心。

（接3段，数板）

学朝农，赶朝农，
孔孟流毒要肃清，
狠批“学而优则仕”，
革命路上永不停。

（接4段，数板）

朝农师生听党的话，
毛主席教导牢记下，
学校坚持开门办，
朝阳多大它多大，
知识分子劳动化，
劳动人民知识化，
学生毕业回农村，
广阔天地把根扎。

（接6段，朗诵）

列车呀，飞向远方，
车轮在纵情歌唱，
祖国万里气象新，

教育革命一浪高一浪。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
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教育革命结硕果 (学朝农曲艺专辑)

作者 =

页数 = 62

SS号 = 10783984

出版日期 = 1975年08月第1版

目录

录

送女上朝农（二人转）

访朝农（相声）

教育革命结硕果（京东大鼓）

女兽医夺刀（山东快书）

老贫农上大学（相声）

三上县城（山东快书）

前进路上学朝农（表演唱）